

從「操」的讀音談到 讀音的避諱

李如龍

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

張高秋先生的《曹操和白居易》一文①談到曹操的「操」普通話讀cāo，這涉及了一個有趣的問題——讀音的避諱。

「操」字古來本有平聲去聲兩讀。《廣韻》就有倉刀、七到兩個反切。前者是動詞「操持」、「操縱」、「操練」、「操演」的音，後者是名詞「操行」、「貞操」、「節操」、「賢操」的音。粵音讀tsou¹、tsou³也是這樣分別的。曹操字孟德，並寫過「老驥伏櫪、壯心不已」的名句，顏師古注《漢書》說過：「操謂所執持之志行也」，曹操的「操」應讀去聲自無問題。

北京音如果按古音反切折合，「操」也應有cāo、cào兩讀，但是從三十年代編修《國語辭典》以來，辭書大都不收cào的音。記得頭一次聽《三國》評書時還覺得曹操的「操」讀平聲很稀奇，後來仔細一想才恍然大悟，這就是讀音的避諱。不知何時（總在唐宋之後吧）流行起來的那句「國罵」前面就是加上「操」字的，cào就是男女的交合（《重編國語辭典》寫為𦵏，但有的地方把這個會意字讀為rì），爲了迴避這個「不潔不雅」的音，「操」的去聲一讀就此取消，統統讀爲平聲。七到切的同音字「糙」也一起讀爲平聲。許多方言那個「不潔」的話不說cào而說「日」、「鳥」、「戳」等等，所以並不避七到切的音，

「糙」、「操」還常讀爲去聲。

這類避諱還有兩例，一是「鳥」，一是「松」。《水滸》裏李逵是一出口就「鳥」的，鳥，《唐韻》都了切，今普通話男陰謂diào，正是此字此音。爲了迴避這個音，飛禽的「鳥」改讀爲niǎo。在粵語和客家話，都了切的「鳥」用來表示男女交合，廣州音diu²，梅縣音tiau（上聲），也是爲迴避此音，禽鳥的「鳥」分別改讀niu²、tiau（陰平）。「松」字《唐韻》詳容切，折合爲北京音是sóng，但是這個音已用來表示「精液」（俗寫爲「屌」《金瓶梅》已有此寫法），還有個引申義：屌包，譏軟弱無能者，爲了避諱，「松」變讀爲陰平sōng，和「鬆」同音。五十年代制定簡化字表的沒考慮許多地方並無此項變讀，堅守「以北京音爲根據」，用「松」把「鬆」也「同音代替」了，至今好多方言區的人還把「松」誤讀爲陽平。

爲了迴避和忌諱說的話同音而變讀字音，這是讀音的避諱。漢語裏的避諱還有另一種用字的避諱，這就是爲了迴避所忌諱說的話同音，換一個字來說。例如粵語和客家話「豬舌」說「豬脷」（「舌」和折本的「蝕」同音），「豬肝」說「豬潤」（肝、乾同音），「通書」說「通勝」（書、輸同音），「雨傘」說「遮」（傘、散同音）。

就已經知道的材料說，讀音的避諱多見於有關性生活的字眼的變讀；用字避諱則多見於不吉利字眼的更換。前者是不便啓齒的，「避」得徹底，許多方言裏這些有關音節都沒有同音字，變讀的字音也難於辨認爲變讀；後者只是不愛說而已，必要時還說，「避」得不徹

論「也」「都」的語法意義

杜家祁

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

「也」是個副詞，基本上表示重複，「都」也是個副詞，基本上表範圍。在許多講語法和講虛詞的書中認為這兩者有時也表程度、表強調。在有些句型中，「也」、「都」是可以通用的，兩個詞在句中的語法地位彷彿類似，但在另一些句型中，只能用「也」，不能用「都」。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？這差別是由「也」和「都」兩字的基本用法而來，如能掌握兩字的基本分別，兩字的用法變化是很容易區分的。兩字的基本用法簡單來說，在敘述句和判斷句內「也」字是表示「類比」，「都」字是

表示「範圍內沒有例外」，看幾個「也」、「都」的例子，就可以明白：

(一)「也」的基本用法

(1)我去吃飯，他也去吃飯。

(2)他吃飯，也吃饅頭。

(1)是某人做一件事，另一個人也做同樣的事，重複的項目是吃飯；(2)是同一個人做兩件事，重複的項目是「吃」。甚至在字面上看來無類同之處，而意義上有相似地方，也可用「也」字，如：

(3)風停了，浪也小了。

這兩句重複的地方是情勢變得較為平穩了。另一種常見的句子，並不是像(1)(2)(3)一樣有是兩句對列的複句，而是單句形式，如：

(4)我也不知道。

句中雖然沒有說明在「我」之前還有「誰」不知道，但讀者或聽者可以意會得到，

底，一般人都明白是避諱。

張秋高先生還說到，「操」在許多粵人口中都只有平聲一讀了。劉殿爵教授在《談「佐」和「鑽」兩字的讀音》一文^①也論證過，老粵語把「佐」讀為去聲是很有根據的，但現在多數人也已經和普通話一樣讀為上聲了，這應該是同類的現象，受普通話影響的結果。民族共同語對方言有天然的影響，尤其在社會生活節奏加快的時候，隨着共同語的加速普及，方言的字音更容易發生新老層的變異，這是語言隨着社會的發展而變化的一方面表現。怎樣對待這類讀音的變化呢？正如劉教授所說的，這是

「見仁見智」的事，維護舊讀或推行新讀怕都難能為力，只好聽其自然了。語言本來就是一種社會習慣，約定俗成是為宜。同一個字，甲方言可能受普通話影響而變讀，乙方言就未必。曹操的「操」在閩方言就讀為去聲的，廈門音操練的「操」讀tshau（陰平），曹操讀tsho（去聲）。台灣重編的《國語辭典》還保留「操」的去聲一讀，這和閩南話的這一背景不無關係。

① 見本刊第二期，1989年5月。

② 見本刊第六期，1990年1月。